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各臣參差不齊

言志業不同也又云

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

必

既諸聖

以聖人之道既平

之道既平

咸曰或邪或正此曰不齊等故救論其要一以聖人

或問

秘曰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

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

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

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

必曰昔之重黎當今之出何官也齊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

正黎即火正黎也

曰近義近和

堯有義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義

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且非莽所立也

咸曰莽更孰重孰黎

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陰故去耳

光曰王莽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有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非失之者者且自思之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王出紀史記皆有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是言故問其終始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多禹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鵠盧人也而段曹多盧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假真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乎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或問渾天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洛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能違也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之鮮于妄人耿又為武帝算度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壽曰等造圓儀以考曆度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曰宣夜三日渾天宣夜之序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推渾天者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儀則其法也揚子作太玄亦取家於渾天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天之法莫之能違也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幾乎今從李本光謂象之謂渾天儀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咸曰蓋天即周解也其本周禮氏立周天歷度其所以傳則周公受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解言天似蓋也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高外下北極之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下為天地之中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有近其理也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光曰難乃旦反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及地傳膺而踊曰殺余孫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夢大厲及地傳膺而踊曰殺余孫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子五日不知人語曰我之帝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存若亡聖人曼云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無言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或問子胥種彘孰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種章勇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切下同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曰胥也俾吳作亂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都也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知吳公子光有內志欲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破楚入郢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重初卷七已一

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  
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  
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  
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  
之言以悉與師與唐蔡伐楚已鞭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  
如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鞭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  
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  
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 光曰藉館夜切  
皆不由德 報父兄之讎於斯則無禮 祕曰自俾吳作 謀越  
諫齊不式 用賦不能去 三諫不從 卒眼之 夫差伐越越會  
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取是矣吳將  
伐齊又諫曰吳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及役夫差殺之將  
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 種彘蝨不彊諫而山棲 光曰吾其  
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 未敗至使勾 俾其君 社稷之靈而童僕 祕曰越三年  
踐棲於會稽 夫差日夜勤兵將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  
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越敗之夫叔越王乃以餘  
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下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  
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

重刊卷七已二

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 又終弊吳 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  
從二臣蓋彊諫而免此敗 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維肉祖膝行請成於越又自殺 賢比不足邵  
也 邵美 祕曰二子之從師無各 至彘蝨策種而道肥矣哉  
美彘蝨功成身退於此一 卒最為善 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  
以行終不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  
乃賜種劔種遂自殺言彘蝨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樂而避於賢則不足可以合口肥遊之義耳在易遊之上九曰肥遊  
既不利 光曰策謂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 此暴亂之人也  
警之使去賢此 材遠慮但曰 曰不若是則秦未亡曰亡秦乎忍秦未亡而  
亂之人耳 夫有十越之劔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况乃  
先亡矣 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  
始 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蠡曰夫為 或問六國並其  
雖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以况况滿庸者乎 已矣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成 祕曰  
六國並立其以 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成 祕曰  
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令言始皇三

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二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神梁父而天下咸一也 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成韓

至二十六年滅齊天時激地保人事乎 秘曰時可取以激之

下為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 平保地勢以全之乎

修人事以得之之乎 光曰激地保人事乎 誠曰具備也請問事

當作激古堯切激其可取之時曰具言三事備有請問事

問三事之目 曰孝公以下疆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

也 秘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攻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

地保 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

便則申否則蟠保也 采食稅也涇涇水也 咸曰賈誼云秦

守以闡周室有帝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可

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 秘曰

東以太河為溝斬南以高山為險阻西以雍梁二州為供事此以

涇水之垠為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在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

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已 光曰宋只本高山作鹵山今從 激

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垠謂義梁掠其食以自資 激

問時 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

也 咸曰賈誼云始皇乾股非以鞭笞天下言易也此六國

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

道也 光曰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刀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

將相斲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儒弱方 或問秦伯列為

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丁是時也 卒吞天下

侯衛 在外侯望羅衛天子 咸曰秦伯謂秦襄 卒吞天下

而赧曾無以制乎 咸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為諸侯

而并天下蓋亦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畫以 曰天子制公

侯伯子男也庸節 庸以也節度也 咸曰庸用也言天子

莫差於僭 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 僭莫僭於祭 咸曰

大者莫大於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 既蓋上地又蓋祭天

於僭祭祀 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 既蓋上地又蓋祭天

則襄文宣靈其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唐之衰非 昔

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 光曰時 文宣靈宗興

鄧密上下用事凶帝光曰鄧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鄧時宣公起密時靈帝起上下時

居西垂自以為主少隍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歸汧渭之間

十君之而古夢黃龍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鄧行史載曰此上帝

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鄧時也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

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

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礼用事於白帝青帝炎帝四帝矣而周

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不王武王臨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

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相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

男之礼何節之有哉 光曰宋 **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

**侵攘肌及骨** 或曰肌踰遠骨踰近言自是之時周已衰極諸

侯疆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

**奠報獨何以制秦乎** 人之迷也其曰固已矣救世之壞非

加之秦亂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成之所謂大周將頽非一繩所維

豈報王可制乎 或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礼至顯王四十

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雖王崩子慎靖王

立六年崩子燕王立至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使將軍摎攻西周

王顛首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二方秦主受獻而歸其君於周

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報之世獨能制之乎 光曰攘取也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 嬴秦姓政始皇名 咸曰

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併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

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邯鄲至滎陽城二周置三川郡矣至二十

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 **秦十五載而楚** 楚

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秦十五載而楚** 項

羽 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三年卒胡亥立一年為趙高閹樂

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命分天下 **五十載**

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 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下三專於人其天命 **周建子弟列** 高祖元年纒四十六年而天

邪人事相擅專也 **曰具** 備有之也 或曰天

數人事相相符默定 **周建子弟列**

**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 當時雖欲漢得乎 咸曰言周

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一國故夾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

漢不可得也 秘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

五等子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當 **六國蚩蚩為羸**

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 卒終也之至

也 咸曰蚩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此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  
此曰解朝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秦稱富彊故六國之眾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并管猶經營也  
李周翰曰并管迥煌也 光曰音義曰并音并光謂并管猶旁皇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 秦失其猷罷

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 睽猶乖離 咸曰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

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

然曰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

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父善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騁

狙詐之良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於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嫻笑三

代湯城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軌

外亡天下士藩翼之備 光曰守守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

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乖離

殺守而為盜由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 咸曰

守素微弱故也 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擅楚之月有漢荆業山南

改制諸侯王也 光曰宰制也 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山南漢中也 三秦雍翟塞

也 咸曰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更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

章邯為雍王都廢立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

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

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

之非天也 光曰羽與劉同言周秦楚漢一廢一興皆天命使然

非專人 問人事者何也 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

人事 然曰獨問人事 時人也 咸曰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

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 祕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 光曰兼才謂總擊天下之英林右計左數言不離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 乃隆 祕曰天命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受天命亦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 項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諒乎 信如羽曰漢屈羣策羣策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 曰漢屈羣策羣策 數曰天亡我非戰之罪 臣能屈已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 光曰君策

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為羣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楚激羣策而自屈其力也激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羣策而徒屈己

其力也自屈自屈者負負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

善人咸曰言楚之亡自取尔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光曰

為天主兼天下楚雖具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王尔故其興之忽廢之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典主咸

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與兵卒敗於曰天

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

昨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之者明乎秦

令長彭越者天隕越之令短光曰昨與祚同忒當俾昔在有

能高陽高辛唐虞二代咸有顯德咸曰有熊少典之子

故天昨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庭謂天

帝之庭也

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之主郊祀祕曰

明之主其顯德且控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乎民心故饗

國長久祕曰宋吳本顯德作顯德公從李本著在

天庭猶云簡在上帝之心言五帝三王以若夫楚彊閔震撲胎

藉二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為胎字之誤也閱很也胎

擊也胎始也藉狼藉也謂亂也二正天人也胎藉借言振擻也

黎苗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

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昨昨主必曰不曰無土祕曰言無

然則舜禹有土乎祕曰舜禹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

土道實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

昨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



信裏也明乎得或問義帝初矯橋立咸曰義帝楚懷王

與項梁共立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賜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光曰楚舉也初舉兵劉龔南陽

劉龔龔祖龔龍取也光曰龔舉也初舉兵劉龔南陽曰龔龔與龔同音也

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為三秦而

如河也必曰龔宜讀如龔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為三秦而

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一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

父關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

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蜀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

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又矣

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非一朝一夕也秘曰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信黥布皆劍

殺之靈已又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劍

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咸曰卒盡也

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銳如劍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

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謂不也言不可也秘曰時是也韓信封

楚士黥布姓英氏封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

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為王其愈乎劉昭曰

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劍故謂何劍履上殿是也光曰或曰

信布以匹夫拔劍自立雖暫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或曰

勿則無名如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秘

天貴名者忘不終而躬逆焉攸令咸曰令善也焉安也言

善名也當此之時發於其忠以為秦且忠未及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或

安可謂善哉秘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為反逆焉有令名或

問淳于越曰伎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曰殺

坐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殺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

伎曲言有請問咸曰問伎曰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猶

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咸

暴也蹙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

起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詳無撓可謂有才伎也光曰

宋吳本越與作越與季子本作與與音仕無妄之國秘曰按易

道四德而秦世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失行

於世詭免乎災咎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

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

策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或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

違去也言秦亡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

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彊言封建之事亦曲矣

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

之是曲也季斯謬其說秦有文學詩百家語者猶除去之令

到漢通二十日弗去黔為城曰橈亂也或本作鮑

光曰並闕或問

言焦孽并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

始皇以嫪毐母事

而諫如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

蔡生欲安項咸陽不

能移又身之其者未辯歟

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身案漢

書云韓生揚子不祭生未知孰是

咸曰身當作息字之誤也言

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身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

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

光曰幹音韓重繩證切身與息同音義

曰吏記作蔡生光謂并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尸闕下如

并幹之狀言蔡生焦能移始自皇暴怒之意者

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

曰生捨其木侯而謂

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咸曰生謂韓生也下侯皆田休侯也

當作息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室收

賢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

之項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韓生曰人謂楚人休侯而冠果然羽聞之乃軼韓生此言羽之

暴父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休侯雖

見其休侯而見其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孫也

光曰言蔡生

知項羽暴仇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諫之是自

有木侯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焦逆

託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

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

始也

秘曰剛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諫其事所守皆陳母

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

覆危之道也

光曰固居弱切剛音磨音直數

其惡是逆計勤之以考入之以忠是順守

或問甘羅之悟

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

秘曰

甘茂孫也

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唐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

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齊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

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

光曰以甘

曰才也

茂良不必父祖

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

秘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譬如

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

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問鄲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

音質食其音 韓信龍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

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

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榮陽據敖使之粟又說

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前通所說忌其兼軾之功

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已乃身之當是之時

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古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

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

身如仲尼之於哀周孟軻之於戰國小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

應疾之徒矣不亦危哉蓋恥之也 秘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

樂之所歸行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

哉 光曰幾音幾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或問前通抵韓信

不能下又狂之 秘曰前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

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言亦未辯 光曰信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

信盡志高祖若門 戶之閉無隙隙也 曰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許 曰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許 曰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噤可抵乎 許謙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

郡國推酷關內鐵於是  
利復流下廢人休息  
擁少帝之微

宣摧燕上官之鋒  
立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

興廢之分  
立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

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  
堂堂乎忠難矣哉

之忠堂堂乎作人之所難行哉  
光曰李本始六世之詔宋吳

本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始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

號也興廢謂廢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  
至顯不終矣

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能  
顯使傳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

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  
或問馮唐面

光知妻顯為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效矣  
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矣

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矣  
文帝曰馬唐為郎面對

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

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德用士則聞之矣於德

至于親入細柳信亞夫之軍  
德用士則聞之矣於德

德之曰罪不孥  
山罪其身不

不新仍舊陵不墳  
葬於霸陵因

其交光曰惟仁人之問餘耳  
陳餘曰光初

與為刎頰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  
竇灌曰凶終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  
食為祕曰孔安國請人曰晉荀

息是貌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正其齊君之靈也不齊則以  
趙程嬰公孫杵臼

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  
趙程嬰公孫杵臼

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亦復信之人據司  
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

為亂亦亦卻為徵六月晉討蒲同趙括武從姬氏之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勤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也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獨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先是也問義既聞諸左傳譏之者譏穆公也至三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賢之信又問於曰事得其宜之謂義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義詳得曰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則義則末也咸曰行而宜之謂義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一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徇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或問季布忍焉可為秘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藉能忍恥如此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者乃全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以有所施如管仲季子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自其身則不然



詩大雅丞民篇

与虞儀為葬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无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坭歌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我之則覆持滿盈如持器也光曰李本无歌字今從宋吳本國於華楊王孫保葬以矯世悼厚葬也秘曰楊王孫孝武時之聖王緣人情不為其親親故為制礼今則越之若用過乎儉保乎如矯世則為滿尚矣古者未知喪送之喪過乎哀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上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礼以正其俗光曰上尚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礼乎當以果乎若欲為己其以矯世則莫若效古為滿者為尚矣何以葬為或問周官曰立事成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江事左氏曰品藻咸曰左氏品藻以論其善否比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秘曰左氏品藻大史遷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光曰品第善惡品藻飾其事

曰宙具錄

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或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藻之善故揚雄補實

錄而已蓋言但記實錄傳記之事也後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  
侍極羣書皆悉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之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  
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  
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 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卷之七

### 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卷第八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由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光曰宋吳本迄作臨今從李本迄至也

德行顏閔股

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定其差口即及文質也咸

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後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

誤淵騫

秘曰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賢哲所得各有差品一本无此序

或問淵

騫之徒惡乎在

秘曰淵騫問子騫之徒已沒

曰在寢

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奧者也秘曰在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一子矣曰攀龍鱗附鳳秘曰淵騫非有文章著世何為不寢

翼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夫曰

室見與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絕者也其可慕

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壹跡閔子淵淵則具

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然也其可慕也

不可及也如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七

十子之於仲左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

為矣咸曰揚以門人為二品論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

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

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書堯典克諧以孝大禹

者何秘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扑牛非絕力邪皆以

力能推移大儀因以為號光曰扑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扑手狀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

君子盜諸秘曰荆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請問孟

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

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

然之氣勇之大者光曰曾仲連湯而不割高談以救時難

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

新垣衍說趙王今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

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曾連曾

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居慢也割猶割也言仲連居慢

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光曰宋吳本陽蘭相如割而不

傷秘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咸曰蘭相如趙

人相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滹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捕者徒以吾二人也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言蘭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居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陽與湯同光謂湯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實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或問鄒陽吳之梁然否曰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或問鄒陽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幾矣哉鳥罟謂之罟猶人之罟也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陽怒下陽使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辭以免固亦危矣光曰阮苦兩切罟昌鍾切幾音幾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為誇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按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日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幾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 祕曰進賢

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著目龜祕曰

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來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

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

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平皆作順報順觀王及報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順觀王索隱作順觀王或疑慎轉為順

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

東并祕曰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

孰愈咸曰問西傾東并誰優 祕曰或者以

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周衰弱如狼然則狼愈斂 光曰問

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咸曰言周以不道

乎於弱

推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

有作福作威四寡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光曰洪範曰臣

有作福作威四寡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光曰洪範曰臣

有作福作威四寡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光曰洪範曰臣

有作福作威四寡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光曰洪範曰臣

有作福作威四寡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一也秘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或問

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

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

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

命非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

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万里又始皇欲遊

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

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

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

下之心未定疾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讓振百姓之

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

乎公賜百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光曰李本死作死今從

宋吳本壘七豔切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秘曰呂

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

易貨光曰損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

千金而得子楚先笑後愁身既傷死宗族亂流秘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

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醢而死是激取國

權以易宗族光曰呂不韋之盜穿窬前之雄矣非盜如何

穿窬前也者見擔石矣未見維陽也也揭維陽而行天

下豈徒擔石乎秘曰穿窬者伺慢截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

不韋同人顏色而取之維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秦將白起不仁奚用

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

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曰白起事

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

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拔

詐而尽抗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致亂誅暴

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欵咀噓用牙言其酷也致者絕語數

或問要離非義

者歟不以家辭國秘曰要離吳人弃家而為國曰離也火

疑其有義光曰要一遙切

切齒而怒也致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

更六國光曰對烏開切翦為之牙以噬物

疑其有義光曰要一遙切

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螫之寐也焉可謂之義也

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諒為吳仇

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

秘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燬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糜死也焉可為義哉

政也

穽而死也

光曰宋吳本穽作螫今從李本穽音誅

政也

秘曰嚴仲里人也問其義乎

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莊

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俠累韓相名也

秘曰嚴仲

卻仲子恐誅亡失游齊交聶政政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斃

面映眼自屈出賜遂以死其姊發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

死政之旁曼無也言政知姊之忠烈乃斃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

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

光曰音義曰曼讓官切塗

面軻也

問荆軻也

秘曰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

荆軻也

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寐也

秘曰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

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五

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

必允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

舞陽盛於斯首返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匕首與督亢之地圖

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

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秦王

馬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

馬秦王左古遂前殺軻矣

光曰九音剛

焉可謂之義也

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

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

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

秘曰張儀魏人也

事鬼谷先生術裝姻曰按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

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谷

開十五年

曰詐人也聖人惡諸

秘曰此皆飾詐辭尚

曰孔

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

秘曰讀仲左之書

曰甚矣鳳鳴而

執焉翰也

秘曰鳳鳴謂孔子讀也

也翰羽

曰然則子貢不為歟

言子貢亦游說折齊破吳以

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強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子貢季孔子矣不

為之乎

荆軻也

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寐也

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五

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

必允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

舞陽盛於斯首返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匕首與督亢之地圖

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

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秦王

馬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

馬秦王左古遂前殺軻矣

光曰九音剛

焉可謂之義也

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大史公不加考  
校因而記之揚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  
曰亂而不解子貢

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  
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无所不至矣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

不蹈已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強秦張儀入秦而復其爵後破  
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  
必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  
曰昔日在任

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  
才矣今從李本任音主難讀如字按昔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

帝其難之能哲而愚何畏乎乃言令色孔玉揚子言驩堯之徒能  
以巧言惑聖人其  
才亦不在人下矣  
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秘曰儀秦之才

光曰口才君  
子所不貴  
美行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  
曰行人所不能四結也  
光  
言辭宴敬陸賈  
都閔中陸賈

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

光曰口才君  
子所不貴

美行園公

曰行人所不能四結也  
光  
言辭宴敬陸賈  
都閔中陸賈

淵塞焉

執正王陵中暑嘉  
意不從免陵乃得封

折節周昌汲黯  
憲嘉奏誅錯  
光曰宋吳本正作西合後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  
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為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為丞相汲黯

強直而乃能降  
具折節可尚矣  
守儒表固申公  
表固守正

守儒表固申公  
太后使入園  
守正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享此二公

終不屈其道  
秘曰哀周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實太后好

老子書召表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頃之為清河王

大傳父之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縉王藏謂天子欲立明堂

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

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實太后不說儒

術得縮臧之過  
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董仲舒夏侯勝  
京房皆善推陰  
陽知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  
蕭何規初於前如一  
災異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  
曹參奉隨於後不失  
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  
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  
滕灌樊鄴曰俠介  
嬰樊會  
高帝為市公時而夏侯嬰灌樊樊會鄴商皆已從之為持衛也  
秘

曰滕公夏侯嬰濯嬰樊噲會鄒商皆俠剛  
介之士易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叔孫通曰繫人也孫

通秦博士辭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後從儒見  
事敏疾必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繫

猶續也必曰續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書常懷金提繫光曰繫才敢七廉七艷三切關表盜曰忠不

足而談有餘必曰表盜諸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

談有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盜得行其說智

七國之強不奉符伐罪而請削乃為表盜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  
之愚也直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今從諸家

錯知諸侯太強必為札殺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王  
父優從諸侯所欲分國邑疾子弟而諸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酷

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郵韓詩外傳云无為虎傳

翼將飛入邑釋人而食此以豔更豔虎而角翼者言暴  
之甚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貨殖曰

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求也為之聚斂是則貨

家无甌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故答之曰蚊亦疾之甚焉  
天賦之為虫喙人而求生可鄙也貨殖之徒陳井張劬非義

是存亦所謂豕人而求生矣秘曰貨曰血國三千使將踈

殖之人析膏必曰微而食人其猶蚊乎曰血國三千使將踈

飲水褐博沒齒然也咸曰揚既以蚊賤貨殖或以是言難

非貨殖則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  
不能富庶也今天下无谷文者蓋揚鄙其不諭教而強見難故不

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万国於商周之世已新  
井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

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秘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曰

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踈飯飲水衣褐  
博之衣沒其年齒而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

言其多歟光曰李本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衍字  
褐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眾也言貨殖如蚊  
嗜民之血使之皆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  
貧困以終身也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  
始可謂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  
之使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  
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蓋言竊行  
國之威靈以為之疆秘曰靈福也迂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已  
之私義者也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佞幸曰不料而  
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

已益和傳都通周文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彼幸  
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其或問近世社稷之臣  
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大史公書所載

曰若張子房之智功用行舍藏陳平之無畏內明其畫外

曰所舉必行无謬畏光曰李本絳侯勃之果秘曰誅諸呂

大霍將軍之勇秘曰光推燕上官之絳終之以禮樂則可

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曹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

禮樂秘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

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

之社稷之臣也重意語憲問篇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藝武仲之知

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

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

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空而已矣秘曰誰近社稷之臣

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

服留意禮文之事又曰亦有立禮成樂此西貢諸仲舒王吉劉向之

淵塞

從所為發憤而增歡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或問近世名

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

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无阿於意咸曰釋

秘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法

時有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以疑後尹扶風之繫尹

至取而治之乃巫成方遂也光曰馬祖亮切斯名

婦清廉有節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

不被滋垢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名

卿矣將既問名卿曰若條侯之守秘曰周亞夫也守謂守

救梁以弊吳雖有詔書亦不從長平冠軍之征伐秘曰長平侯衛青冠軍

立博陸之持重秘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可謂名將

矣請問古發知古曰鼓之以道德咸曰猶益贊禹而有苗

以德勝者帝王之兵前無征之以仁義咸曰猶常武所謂

敵孫子五校之計一曰道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制秘曰荷焮曰相文之節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

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

劣諸匈奴所得留塞十餘歲然塞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塞行

時百餘人夫十二歲惟二人得還蘇武武帝使匈奴中單于誘武令

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實大窖中絕不與食又徙武北海無人

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落留匈奴

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

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

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郢朔之為

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談諧射覆

隱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上書陳

農戰強國之計數方言又有封大山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

風平察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秘曰願師

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或曰隱者也

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皆淺然不足觀或曰隱者

咸曰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為世稱朔吏隱曰五日之隱者吾

者也光曰宋吳本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

範接與之在楚而歌鳳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

如夫子所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行

秘曰聞其聖賢之言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

一曰固也咸曰固實也言隱道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

人隱也咸曰仲尼亦然秘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其憂則遠之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秘曰亦然

秘曰舍之則藏光曰考其言行之素談言談行不逢

其時談者隱也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秘曰有文而不

潮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

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

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箕子之洪範

接輿之歌鳳也哉咸曰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千

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是秘曰此皆多端也箕

狂孔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者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盛者

而其道純正羅一本作離。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

自顯。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咸曰言朔既不及

也。何曰應諫不窮正諫穢德。事得各應諫似優。咸曰應諫

謂應言而諫。諫之如與。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轉應如射覆

俾倡。郭舍人隱語者。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光曰。正諫似直。董偃請焚甲乙帳

者。秘曰時觀察顏。穢德似隱。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

色直言切諫。似峭直。曰諷達惡比。倫比。諷一本作字。光曰。宋本。作諷。問名字

達。吳本。作諷。問名也。諷。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諷。諷

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謂朔諷。諷

敏。達。之人。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

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

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

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貞之。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

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也。曰。若若是。則奚為不自高。曰。光

言。仲元。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

何。不仕。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

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子欲自高。邪。命而已。秘

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

曰。仲元。之不見。察。李。猶。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

如。或人。豈能。自。達。哉。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

也。咸曰。貌。端。故。聞。其。言。者。歎。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歎。然。謹

然變觀其行者穆如也

咸曰言使人人心服而

或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狂孔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者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盛者

而其道純正羅一本作離。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

聖人則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此而世稱之過實

也何曰應諫不窮正諫穢德事得各應諫以優咸曰應諫

謂應言而諫諷之如與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轉應如射覆

俾倡鄭舍人隱語者。光曰正諫似直董偃請焚甲乙帳

出莫能窮者以智惠。光曰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

者。秘曰時觀察顏穢德似隱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

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秘曰朔之名也。諛也。達也。何為

曰諛達惡比。倫比。諛一本作字。光曰宋本作諛。問名字

達吳本作諛。問名也。諛達今從李。本音義。漢書朔諛達

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謂朔諛達

敏達之人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谷首

耳。惡音烏。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

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

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光

各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也。言仲元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

何不仕。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

貢禹時主所賜而後各貢。中。欲自高邪。命而已。秘

注此滑稽。相身起。玉。白。文。以。師也。見其貌者肅如

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歛然。謹

光曰言正故聞者歛然。謹

注此滑稽

相身起

玉白文

以師也

咸曰言正故聞者歛然。謹

光曰言正故聞者歛然。謹

光曰言正故聞者歛然。謹

光曰言正故聞者歛然。謹

光曰言正故聞者歛然。謹



非心服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

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

也所畏謂言不漸行不取孔子憚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

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之八

君子篇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

光曰領即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春虫迪檢押春蟲動也

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春虫迪檢押春蟲動也

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

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作檢押押戶夾

旁開聖則祕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聖人之法譏君子祕曰君子

成德何以也咸曰問君子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弼蒲

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弼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

子不言言必有中也重意語先進夫人不行行必有稱

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祕曰般

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

也柔於義也剛志或問航不將漿衝不蓋有諸樓航不挹漿曰

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曰斯械

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无所不施或曰君子之道惟

反矣光曰器械適於一或問子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

用君子明道元於不同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咸曰允信也蹈行也

非惟苟且而知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

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秘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也

彈駁數家併合於教光曰宋吳本係

至于子思孟子輒詭哉

君子

繼此則非詭也咸曰孔及字子思孔子之孫子思之師也荀子有

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子輒此言非他數家則偶脫可矣至

于非輒仍則非詭也秘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孫析之徒則

曰吾及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

也終牛玄駢白晬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

也曰晬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五色各純粹而角握中

而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享聖人之道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

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咸曰隊眾也言王之

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似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利音

字謂廉而不歲隊直類切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重意記聘義君

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歲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

无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周備而无閑泰。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管中國

終入大海秘曰小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它人之道者西北

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秘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

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

有小用而非順。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

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

於劉安，弱異端之禍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淮南鮮取焉爾。

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

浮辨虛妄不可承信。秘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

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羅

息淺切，空言雜辯，傳而必也。儒乎？光曰：聖道下出，下入，淮

南也。或出經或入經。秘曰：必也，以儒為各乎內。文麗用寡

南也。篇論道必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也。

君子

長鄉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寡。於用多愛，不忍字長

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迂之學不專

取，不忍棄之。秘曰：不可垂出立教。仲尼多愛愛義也。子

者，司馬遷皆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長多愛愛奇也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謙伯玉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其矣，傳

書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入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

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秘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

定，取止乎禮義者二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

滑，終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曰：果則不

使牛捕鼠雖大

經管中國

秘曰西北之流水

經夷貉而不返

書曰岷山導江

東別為沱

孔云沱東行

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

有小用而非順

實錄不隱故可採擇

咸曰司馬遷雖雜尚

於劉安弱異端之禍者也

故曰鮮取焉

光曰淮南鮮取焉爾

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

史不可廢

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

少有可採

光曰羅息淺切

空言雜辯

傳而必也

儒乎

光曰聖道下出下入

淮南也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揚九

金之說鼓動未俗使其學之非左  
道而何也。○光曰天復本人作又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

有諸曰呼是何言歟呼者駭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

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

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或曰言經支離萬事錯綜○秘曰天有

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秉常隨

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

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

也聖人以妙外性諸賢以大中來○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而皆季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

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後名而

天下鮮儷焉秘曰人不甚其憂而回也不改其繁終日如遇而

切儷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

若然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曰必進易儷也必退

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利苟退則慕進以禮退以義難

儷也則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或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

禮義所在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

畏義也此章有以較莊子在子之言遠有其日不統其遠者遂

往而不返所以辨之忍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

也秘曰人有如莊生之齊物曰作此者其有懼乎秘曰非聖

者何如光曰莊列之論如是然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傳順非而澤

然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傳順非而澤

光曰謂謂有夏惠不可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

則吾及

聖人為置器秘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較然之義

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則吾以

聖人六經之旨為置器之虛語耳光曰置許堯切人好生惡死

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

人曰儒道業深奧秘曰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於

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秘曰知天地之變陰

儒是不通於聖人之旨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

與之人得仁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秘曰若求仁

其自敬也然後敬諸人或曰言先自敬於自愛仁之至也秘曰

自敬禮之至也秘曰曲禮未有不愛敬而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

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所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

能窮之也○光曰龍龜鴻鵠性自壽耳人或問人言仙者有諸

乎秘曰秦皇漢武俱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

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咸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

耳光曰文王葬于畢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

亦無益子之彙矣秘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

人類所能孝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

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

不同故也聖人務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咸曰名惡名

多知仙人望長生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秘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

生也其實則降年尽而死耳故曰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

得期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曰

仙本無也而虛生之徒以為有非囂囂不逞者孰能○秘曰囂囂

然方士之虛語耳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

喜妄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為其實有與

無非問也或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秘曰天地之問也

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惶乎不

惶惶○咸曰忠臣嘗嘗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以何服其仙乎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光曰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

之不益也或曰言顏回冉伯曰德故尔咸曰庸以長生為壽

有德故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尔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

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命自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也君子不妄

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或曰禮云無火曰死死而後葬也死則

亦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為答。或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

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冀得長壽

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秋殺陽始則陰終亦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必曰夫春生則

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

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 揚子法言卷之九

####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孝至矣篇

成曰大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故強之手足沒且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孝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

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必曰寧神奉歡心宗廟也夫考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孟萬草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孝宜若周公然。曰。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母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譏孝至。必曰夫孝所以開明也故為其所以服本也。至也。譏孝至。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如孝乎。光曰論孝及至德因。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勸其。一曰而該。叙漢室之盛。至。必曰先王之至德。一曰而該。至德要道。無所不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德無以。父母子之天地。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天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

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

格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也。成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地也。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異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

也。不取足於萬物也。成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地也。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異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

也。不取足於萬物也。成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地也。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異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

也。不取足於萬物也。成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地也。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異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

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為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豈能裕天地乎裕父母

之裕不裕矣為子天也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謀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

萬物之於天地也必曰父母有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歲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常有餘

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自

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知

不足則是舜成曰舜所以愈裕而不不可得而父者事親

之謂也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無須更憚於心必曰其心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子之事祭嚴齊敬

孝子養親惟日不足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子之事祭嚴齊敬

曰言齊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

祭如在光曰屬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見其

居處語笑所祭所是以祭不實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禮記

有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實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禮記

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咸曰祭不實者孝子盡精

極思而存夫親阿暇乎賓之接也秘曰專乎所親光曰公負謂

敬多而親少人而不祭豺獺乎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

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必

可謂能子乎光曰此曰石奮曰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

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行謹言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

或曰必也兩乎子必曰言人必須父曰與堯無子舜

至而遽以万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

之礼乎曰子云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何哉天

下之重莫大乎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

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



子有含菽縕祭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

之何含食也菽豆也咸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縕被祭而能致

也光曰縕於盆切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

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而

於親黨乎不歸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變也一天時且變而已

不變是可不為儒矣必曰已欲孝斯孝矣已欲儒斯儒矣誰其非

書經時不歸斯亦儒矣或曰何以處偽或曰問何以見其偽

何以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或曰禮云道

居焉其自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觀人者審其

脩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觀人者審其

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為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

之美非至而何必曰君為名之名其次也亦次矣

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光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

曰畏惡各慕善名猶有所耻

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光曰言不以聖人之正或曰

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言欲繼稷契皐陶者如之何而可

高道不可及亦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也咸曰言欲繼稷契庠則

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庠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為

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庠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

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也光曰庠音婢若嫌論太高而

卑之則陷入於狙詐矣堯舜之道皇皇兮皇美曰夏殷周之道將兮曰

將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

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

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

王莽遠乎人逆乎天秘曰以是為美火之次光曰音盡美盡

善或曰食如蠶蠶與蟻同衣如華服也朱輪駟馬

光曰宋吳本於此有受天子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秘曰受天子之

乃已泰乎光曰謂富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

言當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五月

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乎咸曰綸青絲綸也諸本註皆作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五謂仁義

曰勉勉復其性也復其性也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或曰力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

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

之乎光曰曰百人矣便力百人德謂頑監謂和也頑讓

萬國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或曰如

與智形不測百人乎也咸曰此子雲與力而尚德者也

秘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敬乎或問君曰明

光問臣曰若禔也秘曰若順禔直讀如媿爾雅曰媿媿安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

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

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光曰或曰聖人事異乎咸曰

人亦以妖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異亞之異修德

者次故常修德者本也其德何異之有見異而修德

者末也咸曰猶太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

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咸曰此之甚者必亡矣或曰猶桀

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養育之本故能資生

大德曰生生斯民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最靈故曰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

而治之也 斯民之得一人也或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

天生民有敘無主乃亂 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

爲心 或曰言一人之貴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德

聖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 或曰五行志曰思心之不虞是謂不

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一人之得心矣 光曰天地因人

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

君也君之所以得 吾聞諸傳或曰傳記謂論語 老則戒之

其道者在其心也 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或曰邵美也 或問

人何以 是孔子之徒歟或曰邵美也 或問

加焉 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亦有

而無治 音義曰天復本寧始而無終歟有終

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爲誰 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

而後病乎 病瘳之深故有先瘳之道至微妙故

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 曰小問遠曰邇

故曰一人有道而天下治 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得一人之 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 深識聖義

○或曰知拆於聖 秀穎德行之謂洪洪其道也 秀穎則

入之道俊哲也 秀穎德行之謂洪洪其道也 秀穎則

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 或曰秀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

哲當爲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

材秀能脩德行使穎 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

出於衆秀之大者也 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來則

不動動非禮則不擬 或曰疑或作疑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

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僞其事乃據禮而後事 或曰疑成也君子

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疑一本作擬 光曰吳本擬作

疑今從李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爲是爲

非 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或曰

謂由德而言乃 羣行之宗德行也或曰謂由德而行 或問

爲羣言之長 羣行之宗德行也或曰謂由德而行 或問

泰和 或曰問太平和樂之道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 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

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

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

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齊

栢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咸曰齊栢

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栢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禮

禁也秘曰緼亦亂也言齊栢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故

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信也

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之民追數舊亂秘曰

寓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習

儒多以為周道衰詩人本諸社席闕雎作故揚子以為始亂

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久汚之俗喜安少治秘曰習

盟也公羊傳曰栢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栢荆以此為王者之爭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

光曰久謂信及而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鞮比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

致而奔一旦行詐以取之秘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廣

遠矣而塵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與中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

浦日南二萬里上入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觀比女不詳或

傳寫之誤當言此觀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

帝為孝哀之故比日為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

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

光曰鞮都奚切蘇悉淺切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

莽荒大也咸曰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武義璜璜兵征四

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秘曰璜璜猶言煌煌宗夷猶夏

秦蠹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

王室之官言五霸六國然也秘曰宗夷猶言夷族也秦蠹動也迪

蹈也言四夷之族蹈亂中夏動蹈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

鳥无憊或之次也光曰秦蠹動也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

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無次言取下也此說論王者術夷狄之

道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和麟儀

之至也秘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

衆蓋其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

螭虎相相仁少威多咸曰相相嚴也言鷹隼飛疾

也咸曰飛飛暴也言疆霸未至也未合至德咸曰言相相

也秘曰非泰和之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相相武貌被純績

服遠方或曰訕訕北夷光曰訕訕謂其切又音被純績

而饗不亦享乎嫌礼胡如此太盛也秘曰訕訕夷眾語貌

呼韓那頭為菜最嚴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食之類

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無之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

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

可不享乎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秘曰高祖圍平

至宣帝時呼韓那來臣稱北藩并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

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龍堆以西

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爰小費而就大惠乎龍堆以西

日能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郡勞王師漢家

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

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朱崖之絕捐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

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惜不繫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民也光曰朱崖島夷故云介鱗致帝者之用光曰極成天地之

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黎也晏也黎文采晏和柔

和享丰鬼神不亦饗食乎實受其福秘曰民神之主也民之曹

應疫并中国與

遠夷爭雄也

天道勞功

或問勞功

曰曰一日勞考載

考成也載歲也

曰功

周而復始以成其

歲故曰功

光曰

考成也載歲也

曰功

周而復始以成其

歲故曰功

光曰

考成也載歲也

曰功

周而復始以成其

歲故曰功

光曰

考成也載歲也

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

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則君逸臣勞也天為君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

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功可名於道

則勞運轉機衡咸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

則逸然修德不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之曰曰生乃物地也

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理乃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

其修省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乃物生成君則垂衣端

拱而百姓又安是其善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周公以來未有

生曰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乃幾是其道勞也

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

也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亦然則君攝

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聖忠教

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漸教開百代而不耻何遜媚之有乎○宗

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

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

忠勤復辟而正之夫率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

則子雲之罪葬亦大矣○從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

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葬也伊周

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葬知

漢中外殫殫本末俱弱亡所忌憚主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

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

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何武鮑宣以各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

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葬

猶未篡人臣之感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

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

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者義也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

地葬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卿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

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已則可

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葬而不去曰知葬將篡

而去者難也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葬而不去曰知葬將篡

於世苟去而隱憂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不去

則已何必吝葬以求媚宜厭貧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表宏作東征

賦不序桓靈陶侃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子

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葬葬能無耻且忿乎

此社稷所謂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及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始為即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切又與

薰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葬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

而推三出司徒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

如此者幾希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

富貴則必為葬佐命

不在劉甄之下矣

漢興一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言人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禁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數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與殷以表之復其并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尺此諸美以濟勉人日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靡文字。校禮樂與服之亦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祕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行設使行辟靡故李札祭與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於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揚子法言卷第十

明古

